



撰文：黎明佩
攝影：李澤彤、龔慧、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瓜菜造園 凝聚社區 我們值得 擁有食物公園

可有注意到，住處附近的公園綠意不少，但這種綠色常態，並沒有完全發揮它應有的社區活力。作為「公共空間」，公園其實可以容納更多想像，如開闢一角，讓公眾參與種植瓜菜，既美觀又可一同分享收成，不就能發揮公園的社區凝聚力嗎？

公園是重要的社區休憩用地，為市民提供免費景觀和停歇空間。我們常說，公園就是「市肺」(Lungs of the City)，因植物有綠化社區的作用。然而，今天還有多少人會在公園停留、休息和欣賞植物？現時，康文署轄下共有1,554個公園和花園，根據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，市區休憩用地供應標準是每人最少2平方米。可是，我們社區中不少公園都沒有足夠的活力，吸引市民日常前往使用；它只是一個個免費開放的場所，是市民日常生活中「途經」的地方，如「裝飾品」般點綴社區一角。

中文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鍾宏亮



01

以「中性」來形容公共空間的特性：「公園應該是一處讓人與自然產生互動的地方，但因（設計上）遷就了方便管理的條件，它與人的互動往往被規限在一個固定的距離上，其公共性就僅限於視覺上的層次。」即使市民有權走進一個地方，但沒有連繫、參與，甚至某程度上擁有它，就會與它感覺疏離，這樣的公園也無法發揮作用，凝聚公共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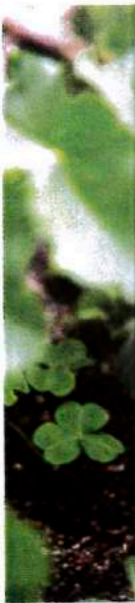
缺乏人的參與，公園的價值就只局限於綠化。不過，只要提供一個讓人走進公園的理由，諸如「種植」，這些公共空間，就可延伸出無限的可能性。



02



03



04



05

有想過在公園種瓜菜嗎？

康文署自2004年起舉辦「社區園圃計劃」，參加者可以400元租用一塊面積2.25平方米的「格仔田」，為期4個月。全港18區共劃出了23個社區園圃，合共有1,088塊田。計劃實行了12年，參加人數遠超供應近12倍，每季接獲的申請約有13,000份，市民幸運「抽中」一塊田，感覺猶如中獎。

既然市民喜歡種植，何不善用公共空間，讓居民在附近的公園種植瓜菜，打造成「食物公園」？

在公共空間種植蔬菜的概念其實並不新鮮，其中憑着社區組織發起的強大凝聚力，早已達成過不少成功先例。社區組織「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」曾推行實驗試種計劃，在一片小小的天橋底空地上種菜，經過數月的努力，喜見收成，過程中亦獲得不少鄰里讚賞。可惜，及後因康文署阻止而終止種植，辛苦養護的泥土現今又再度貧瘠起來。

組織幹事梁麗欣（阿欣）以「Clubhouse」形容康文署的「社區園圃計劃」，「政府為每塊農地定了價值，設下租約期限，被『抽中』的參加者持證進入，如果我不是參加者，連進入園圃範圍看看都不可以。這種租賃模式當然有人支持，但我們想示範以另一種模式並行，因為的確有街坊更加享受共耕和開放的農田。」

- 01 由鍾宏亮教授設計的「價值農場體現了農場園景的實用及美學價值，可採納為香港食物公園的原點發展概念。（圖：Thomas Chung及Value Farm team）
- 02 種有機椰菜，由於蟲害較大，種植時需多花心思照料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UHK）
- 03 在顏色上，農作物絕不遜色於時花。（圖：Thomas Chung及Value Farm team）
- 04 一個肥大白蘿蔔在泥土底下茁壯長出，生命爆發力大，可重新啟發社區對食物的聯想。
- 05 能想像一幅黃金麥田生長在社區之中嗎？中大天台農場計劃作了完美示範，可能是未來「食物公園」的投射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UHK）





「食物公園」： 走上天台再回到社區

「食物公園」所指的是在公園裏種植農作物，同時配合園景設計，襯托花、樹的品種，達至美觀和綠化的效果。而農作物與一般花卉最大的分別，是有收成的過程，這可吸引居民一同參與，促成公共生活，提升公園的公共性。早在2013年的「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」中，鍾教授已設計了「價值農場」參展，展示一個具美學價值的農場景觀，項目更獲得「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組委會大獎」和多個世界賽獎項，包括「兩岸四地建築社會創新金獎」。「價值農場」回應了當時香港舊區重建的議題，模仿中環嘉咸街唐樓天台，在整體景觀佈局上高低錯落，展現院落和農田的園景，以人工塑造的層次感，襯托出農場的豐饒，作為「農場園景」的完美示範。

在社區中實現兼具美觀與生產價值的食物公園，他認為這個概念絕對

可行，但還欠缺誘因去推進。所謂誘因，是指政策和硬件配合。到底如何能吸引政府、發展商去配合支持食物公園？鍾教授舉出綠色建築樓宇標籤（BEAM Plus version 1.2）的例子。「提到綠化，香港多着眼於綠色建築的層面上，但更高的層次應該是綠色社區，這一點香港相比東京、新加坡等地落後了許多，但還是可以預想香港將會跟上這個大趨勢。」他解釋，綠色社區又稱永續社區，除一般以用材和能源使用等去「標籤」一座綠色建築外，亦會評價一些達到可持續發展的配套，包括公園空間、省水園林、綠化街道、農地保育、當地糧食生產等條件。

對於我們提出食物公園這概念，鍾教授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，甚至更進一步區分出「一般公園」和「食物公園」的差異，點出這構思背後的意義。「在現時的概念裏，公園是公共的空間，大家不會去破壞它，但同時也不會特別在意這個地方。例如當人看見花園損壞了，也可以視而不見，因為大家知道有人會去打理、看管這些公共地方；但如果可以種植蔬果，居民又可以拿走收成，那就是一種參與，公園的公共性就大大提升。」



07



08



09



06

06 鍾宏亮教授：「有人看見花園損壞了，也可以視而不見，因為大家知道有人會去打理、看管這些公共地方。」

07 盆栽也可以種出菠蘿、香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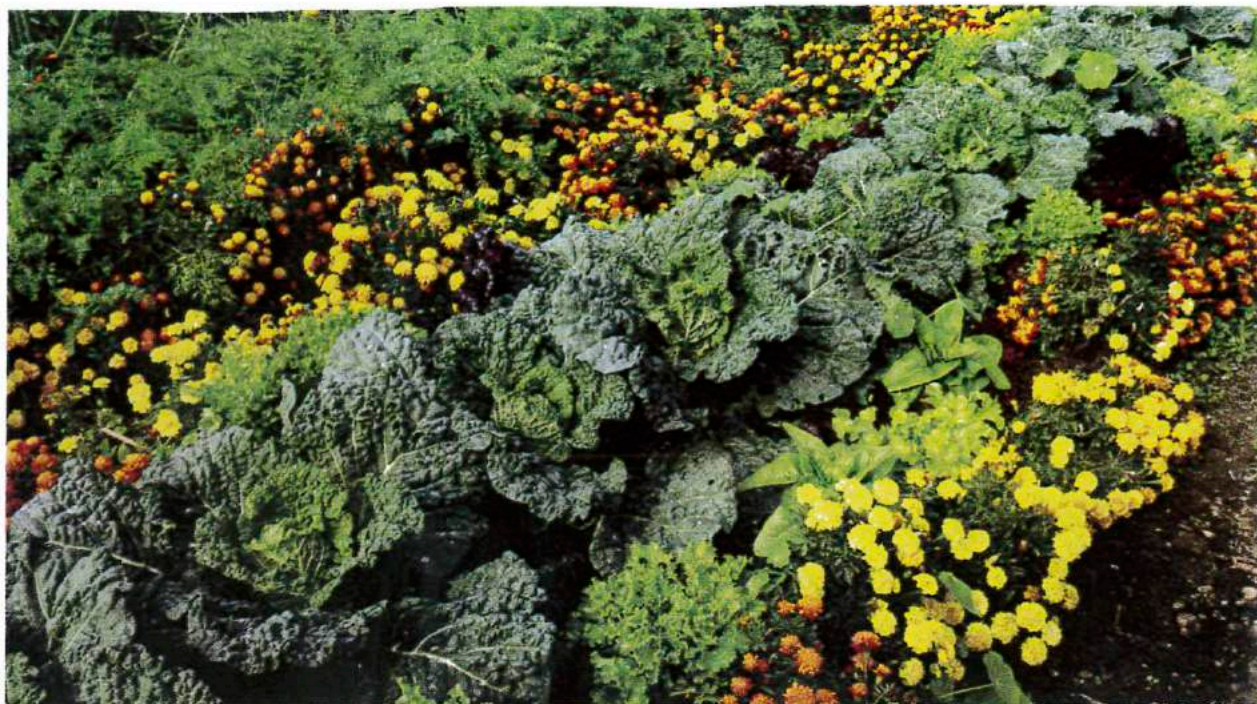
08 椒有五花八門的顏色或形狀。

09 農作物與一般花卉最大的分別，是有收成的過程。

10 夏天種瓜豆，冬天種葉菜，可種出一個漂亮園景。（09 10圖：Thomas Chung +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UHK）



10



11

瓜菜造園 向嘉道理農場取經

農作物的收成期以季節劃分，種植和照料方法會隨天氣因素而改變，亦難以確保有所產出，要以農作物堆砌出漂亮園景，乍聽之下難度頗高，有可能在社區公園裏實行嗎？

「不見得種時花會比較容易，農作物就很難種。」問到食物公園的可行性，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高級永續農業主任葉子林這樣說。現時，嘉道理農場有3個種植農作物的園區，分別是「生機園」、「一斗田」和「森林果園」，每個園區都有不同主題，配合別具心思的硬件設計和品種選擇，構成各具特色的園林景觀。

要在社區實踐食物公園的概念，他直言技術層面並非問題所在。「現時的社區公園甚至可以大幅度引入可食用的植物品種，大前提是管理者不抗拒種植可以吃的植物。」假如落實這個構想，他更建議政府可多嘗試種植不同的品種，例如香草、葉菜類、果樹、可飲用的農作物如咖啡樹和洛神

花等等，除可產出不同收穫外，更因為植物的高矮形態不一，豐富了園景的視覺效果。

作為食物公園的實際參照，以下他分別介紹3個園區。設計上除了考慮基本的生態關係，也非常講究每一種植物的「story」（意指「整體計劃」），即想像出它們的用途、品種價值、展示效果等等，就像是規劃師，設計出一個由植物組成的小社區。



12

11 嘉道理農場的「生機園」鼓勵人與可食用植物進行互動，只要蹲下身便可接觸不同農作物。（圖：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）

12 葉子林認為，現時香港的公園有條件大幅度引入可食用植物品種。

生機園 鼓勵人與植物互動

設計：路徑設計用上大量曲線，並採用鑰匙孔式園圃和螺旋園圃，鼓勵人走進農作物之間，與植物進行互動。高低層次則以梯級式分成5層，遷就路徑設計、植物顏色、收成季節等，達到視覺上的層次效果。



品種：由高低層次劃分，最底層是覆蓋植物，包括蛇梅、香草類如皇家便士（Pennyroyal），種植在園圃的前方，方便人蹲下觸摸感受；第二層包括葉菜類，如生菜、菠菜、紅菜頭、沙律菜、君達菜等；第三層可選擇一些需要使用棚架的農作物，例如瓜豆類、番茄等；最後第四層起是可食用的樹，例如桂花樹。



考慮：種植這些農作物有別於郊外植樹，因為耕種環境是人工生態，所以不用顧及是本地品種還是外來品種，只需考慮氣候是否適合便可。





13

一斗田 環保水池示範區



設計：把山上的水引進水池，水池以帆布鋪底，防止滲漏，達至省水效果，再在帆布上蓋一層泥土，為植物提供養分。遊人不能進入水池範圍，只能在圍欄外觀看。



品種：最高層的地方泥土最乾旱，種植地中海型氣候的植物，如迷迭香、菠蘿、蘆薈等。考慮到景觀佈局，中間可種竹蔗、蕉樹等。水池設在下層，可種植水稻、西洋菜、通菜等。



考慮：園區可以種植果子有毒的植物。葉子林提到，一些農作物如豆類、茄子，未煮熟也是有毒的，所以不可能在選擇物種上避開所有風險，而應該在教育的環節彌補不足。



森林果園 樹木之間自由發揮



設計：設計上盡量減少圍欄等設施，讓人貼近大自然，但因要顧及安全，所以亦建造上、下山的扶手梯級。梯級使用迂迴設計，讓人沿路可欣賞更多果樹。



品種：果園與菜園的分別，就是蔬菜佔地較大，而果園則可以地盡其用。樹與樹之間能提供自由發揮的泥土空間，混合種植不同品種，例如假花生、杭菊等。在樹種的選擇上，可以種咖啡樹、桑樹、龍眼樹、荔枝樹、青梅樹等等。



考慮：樹是多年生植物，一旦種下便落地生根，所以種樹時必須謹慎考慮數量、品種和位置。



記者到訪嘉道理農場當日是一個多霧濕冷的微雨天，蔬菜葉子上沾着薄薄的水氣，泥土的氣味飄散在可以食用的瓜菜之中。剛好有小學生參觀農場，為原本安靜的生機園霎時增添生氣，尖叫和嬉笑聲配上色彩繽紛的園景，意外地配襯出別具生命力的場景。

好奇一問：成熟的瓜菜伸手可及，遊人有沒有摘取或破壞？葉子林表示，情況恰好相反，「應該說是我們也鼓勵大家去觸摸一下植物，至於破壞，大家知道這是一個參觀的地方，很少人伸手去摘取農作物。十多年來，大概只曾出現兩、三次來參觀的學生不守規矩、踐踏菜田的情況。」他又強調，這也是教育的另一部分，「即使蔬菜被踩爛了也可以再種植，並沒什麼大不了。」

要完善地推行食物公園，葉子林承認硬件部分的確有難度，但他認為都是一些可解決的問題。「不必花幾百萬重新再建一個花園，只需要逐步去推行：例如首先在現有的公園劃出部分地方，再重新考慮種植品種的清單，慢慢滲入更多農作物品種，已經可以做成食物公園。」隨着小學生離開園區，生機園再度回復原來的寧靜面貌，參觀過程沒有管理員介入，農田的瓜菜依舊完好地養護在泥土之上。



14



15



16



17

香港該如何解讀「食物公園」？

食物公園在香港仍是一個不普及的題目，但相近概念亦曾在社區萌芽。去年，「土地正義聯盟」（土盟）在網站發起「全民搵地／公園種美食」的專頁，認為香港很多休憩用地未被善用，而且有條件種植食物。成員與參加者一共找出了33個符合條件的休憩用地，整理後的資料在新農業政策諮詢期間呈交政府。這個活動，首次提出了香港實行「食物公園」的概念。

諮詢期於去年3月完結，但建議並沒得到回應。政府在2016年新一份《施政報告》中，公布香港新農業政策發展的路向，着眼於高科技農業和農業園發展，對於香港已經落後許多的綠色社區概念，似乎還是一片空白。

在台灣，台北市長柯文哲大力主張永續及綠色生活，打造田園城市，其中，台北市「客家文化主題公園」就以農作物種出客家特色園林景觀，與食物公園的構想相近。土盟成員劉海龍驚歎當中的共享文化，更好奇他們的管理模式。他曾詢問相關的台灣朋友：「怎樣防止市民偷農作物？市民會破壞嗎？」對方卻理所當然地反問：「偷又怎樣？」

劉海龍說：「提到食物公園的概念，大家都立刻想到一些管理上的問題，食物被偷怎辦？食物中毒怎辦？但正正是這些憂慮導致過度管理。」關於食物公園的管理方式，香港早已有不少參照，例如我們有不少天台農場，而各個社區亦發展出不同規模和類型的社區園圃，聚合出各式各樣的

- 13 有想過香港也有咖啡出產嗎？嘉道理農場內便種植了咖啡果子，色彩繽紛，極具觀賞性。（圖：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）
- 14 台北市「客家文化主題公園」，以農作物種出客家特色園林景觀。（圖：劉海龍）
- 15 食物公園的價值，遠不止於聚集一批喜歡種瓜菜的街坊，亦是社區共用的空間。（圖：劉海龍）
- 16 土盟成員劉海龍見識過台灣的一些社區農圃，會以勸告方式防止偷竊，例如豎立「朋友，你要拿取請先作出貢獻，歡迎加入種植。」的告示牌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UHK）
- 17 食物教育與綠色城市，兩者結合的效果相得益彰。（圖：劉海龍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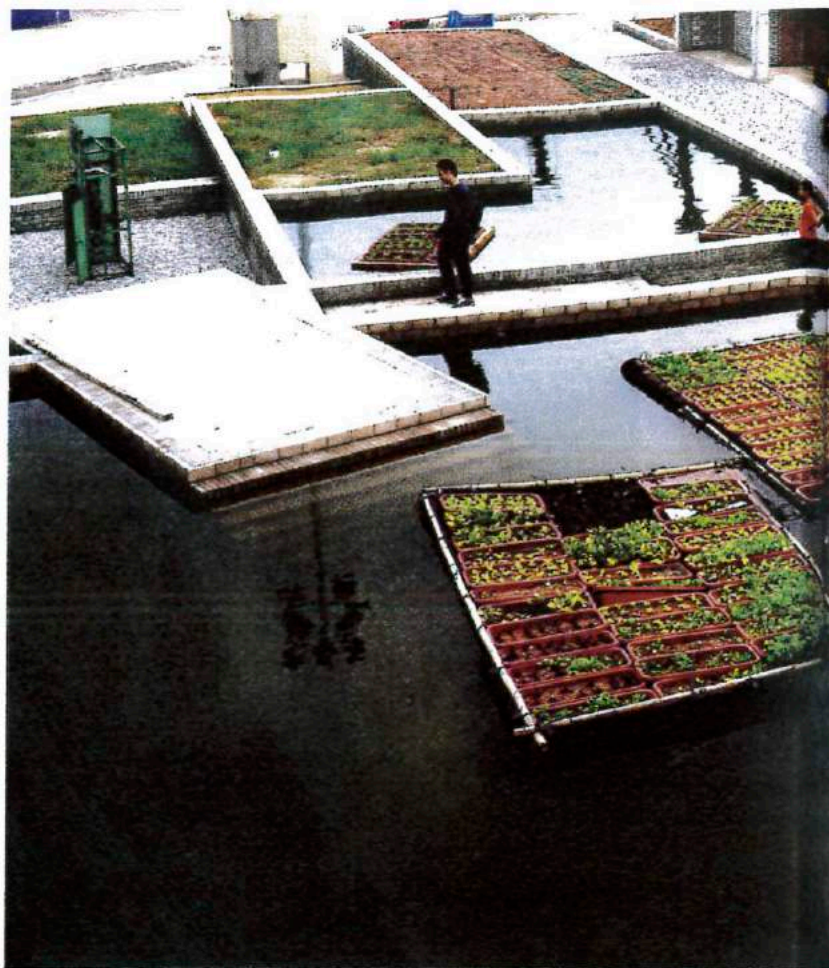
社區耕種模式。

劉海龍認為，香港可以「光譜形式」推行食物公園，允許各種模式並行，讓不同社區發展出各具特色的公園風光。例如在公園用地撥出一部分範圍種植食物，不排除與時花一起種植；允許盆栽種植增加彈性；或者採用社區共耕模式，由居民自行管理分割出來的位置。

食物公園的價值遠不止於聚集一批喜歡種瓜菜的街坊，劉海龍指：「並非所有居民都喜歡種植，有人是煮食高手，有人喜歡創作，有人經驗豐富可以開班授課，有人熟悉文書工作，食物公園這個中心點可以聚合更多力量，擴展出更多可能性，延展出具生產力的社區生活。」



18



19

凝聚社區 善用閒置資源

康文署的「社區園圃計劃」體現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，居民以私產的態度打理自己租用的園圃，當中「社區」的成分卻微乎其微；而「社區公園」則體現「公共性」，這構想會得到支持嗎？

有份參與天水圍實驗試種計劃的街坊寶珠和Flora，二人分享當初在天橋底下種植的喜悅。「我們會開會分配工作時間表，初時因為泥土太乾，每人負責每天過去澆水兩次。」Flora是主婦，寶珠是退休婦女，二人都不懂種菜，笑言只靠到處求教。「當初連堆肥也不會，但街坊看見一幅天橋下的爛地有機會種出食物，都樂見其成，後來有人把養龜的水給我們灌溉，又有人把豆渣送給我們作肥料，泥土漸漸肥沃起來。」正當泥土漸見肥沃之時，他們被康文署要求清理所有「擺放物」，7個月來用心養護的泥土再度貧瘠。現時，他們正向元朗地政處申

請另一幅閒置廢地作為社區菜園，位置在一所學校與一道明渠之間，面積不大，政府一直以鐵絲網圍起，沒有任何用途。可惜申請了一年多，該地政處一直拖延，讓街坊無了期等待。

寶珠和Flora都沒有參加「社區園圃計劃」，她們表示：「其實我們很忙的，平日要照顧家庭，空餘的時間都不多！」當初參與天橋下種植，主要是認同「善用政府空置用地」的理念，視之為一個街坊聚會的時間。她們說農作物收成不是最大收穫，「那時候，每次收成只夠煮一餐，大家每人分一口就當嘗過了。最主要是大家見面，一起分工合作，每次開會聊得興起，幾乎都忘了開會的內容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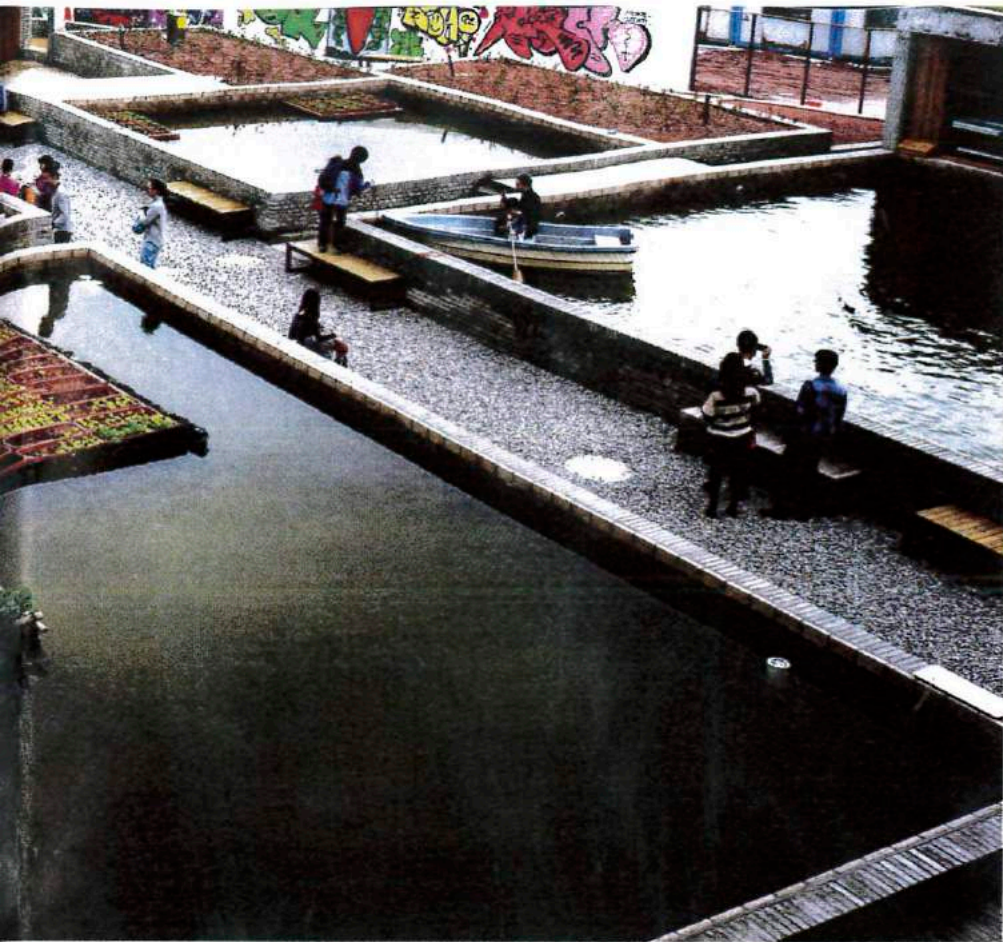
人的元素才是一個地方發揮作用的主角，鍾教授以「make it alive」去形容人與地方的關係。他今年以「蛇口浮田」再參展，獲得「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」的組委會大獎，而新作品的設計亦注重人文元素。在這項



20



21



- 18 「蛇口浮田」獲得2015年「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」的組委會大獎，項目獲得延展一年，有賴鍾教授、馮志輝種植顧問及團隊的精心設計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Floating Fields team）
- 19 鍾教授：「回到城市原點，把過剩的建築歸零，還空間予自然，慰藉浮城人心。」（圖：Thomas Chung + Floating Fields team）
- 20 鍾教授設計的「蛇口浮田」，他以 Make it alive 去形容人與地方的關係。他說，沒有人去參與的食物公園，就是失敗的公園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Floating Fields team）
- 21 漁菜共生的水池旁設置露天椅桌，這樣的社區戶外休閒地點，你想擁有嗎？（圖：Thomas Chung + Floating Fields team）
- 22 到訪「蛇口浮田」的遊人，除可觀賞栽種在水面的種物外，亦可在水上泛舟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Floating Fields team）
- 23 水池養了食用魚類和鴨子，互相分享養分，生物亦同時為浮田植種提供養分。（圖：Thomas Chung + Floating Fields team）

目中，小孩可坐在水池邊玩，橋上沒有圍欄，魚菜共生的水池上可以划小艇。他先後兩次參展，項目都與食物有關，被問到「怎樣的食物公園才算是失敗？」他回答：「吸引不到人去參與就是失敗了。」雖然雙年展已閉幕，但他的「蛇口浮田」繼續運作，在深圳蛇口延展一年。🌱



22



23



後記

在嘉道理農場的生機園裏，種有香草番茜（parsley），小孩指着形態像迷你樹木、但散發清香氣味的植物問身旁的母親：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嗯，這個……是西蘭花。」

不知不覺間，食物的原貌距離我們太遠，以致食物與植物的關係被分隔開來。既然「食物」和「公園」兩者都是生活中的基本，應可理所當然地融為一體，相比樹木，農作物的成長變化誇張，當親眼看到豆角掛滿在棚架上，吃剩的菠蘿頭再次結出新菠蘿，翠玉瓜頂部長出漂亮的黃花，悅目的生長過程更加令人期盼和驚喜。活生生的實例陳列眼前，正是讓人重新認識食物的最好方法。🌱